

■长征地标

在祥云,与红军相遇

□许文舟

一

滇西的祥云县城,是红军北上抗日一个重要的地方。1936年4月19日凌晨,红军一举拿下被敌军吹嘘为固若金汤的祥云县城,为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扫清了障碍。

一场争夺战在这里发生,一定有很多遗址可看。电话打到祥云县文联原主席李雪那里,她耐心地介绍了目前祥云县境内与红军有关的遗迹。钟鼓楼是最值得看的一个地方。早晨的阳光明亮而干净,行道树光斑纷披,人们忙碌着奔向各自岗位,这是一个城市生活的真实场景,平淡而幸福。我脑海里却是1936年4月,红军长征途经祥云的情形。红二军团前卫部队作为先遣部队,担负起夜袭祥云城的重任。部队快速占领了钟鼓楼并控制了街巷要道。

钟鼓楼虽然已经很旧了,却具有庄重感。举首望去,楼顶的尖角仿佛定海神针,任自由的白鸽栖落。与钟鼓楼遥遥相对的,是逶迤的梁王山以及苍凉的水目寺。特意保留的枪眼让历史奔涌,红军标语虽已褪色,却笔力磅礴、气势显赫。第一眼,我便感受到了一种震撼。钟鼓楼既是历史的真实见证者,更是一种寄托与象征。辨识度颇高的它是刻在云南大地上的红色印记,见证着一支信仰之师创造的奇迹。弹眼与炮弹的擦痕都成了文物最具历史意义的部分。

翻阅《祥云县志》,红军攻城的伤亡历历在目。除了敬仰,我感到疼,疼得尖锐。如果没有这些记录,钟鼓楼或许就仅是游客熙来攘往的打卡点,是在新建的高楼前渐渐矮小的普通楼阁而已。事实上,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么多年过去了,红军的思想与传统在这里触动、孵化和催发,汇聚成了让黑暗瑟瑟发抖的烈火。

据说就在红军抵达祥云之前,祥云县城的民团总指挥李玉楼早已布下林立的碉楼,让人绝望的护城河以及密布城壕的守兵。他搜刮百姓的粮食,备足了三个月的守城口粮,还引来了梁王山水注满护城河,并要挟手下誓与城池共存亡。为了占上风,守兵还对红军恶口讥评,造谣生事,混淆视听,力求最大程度地对红军进行孤立。可李玉楼不知道,早在他大张旗鼓布防之前,红军的便衣侦察员已经乔装成贩夫走卒、化缘

道士潜入城内开展工作。

合上县志,我激动万分。这里生活的人们,讲起红军长征,都会引以为豪。听着那一桩桩依旧鲜活生动的红军故事,我恍惚觉得九十年前的红军队伍刚刚走过。

在祥云,北上抗日的红军不止于给穷人开仓分粮。红军在这里的三天很短暂,却有近千名祥云子弟仿佛能洞察到历史的走向一般,看到一支队伍最有前途的明天,毅然决然地加入其中。在许多影视剧里送红军的场景,也在祥云的的土地上发生着。老百姓看到了红军队伍的形象,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官兵一致——这是一支队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辽阔气象。虽然这支队伍穿越川滇烟瘴,付出了太多的牺牲,但始终胸怀建立新中国的理想。时间流逝让历史再度清晰。一支队伍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决定了他能打多大的胜仗。而今,这座彩云之南的小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作为与红军过祥云有关的遗迹基本保留完好,它们都在祥云大地被珍藏着。

二

从祥云县城出发,位于刘场的红军长征过祥云陈列馆绝对不能错过。它收藏了与红军有关的诸多物证书证,是了解红军长征故事最直接的场所之一。海鑫庄园门外的小广场上,坐着几位平静的老人。当他们知道我的来意时,都挥动手臂,指向海鑫庄园里一幢红色的楼房。见我还在犹疑,其中一位老人努力起身,说带我去。拐杖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老人一边讲红军长征过祥云陈列馆里的事情,仿佛如数家珍,一边陪着我穿过茂林修竹,来到海棠花嫣然绽放的小园。“那就是。”老人再次抬起了拐杖,担心我看不到,他又将拐杖在我面前挥了挥。我看见了“红军长征过祥云陈列馆”几个字。几盏黝黑的马灯与一沓宣传单放在柜子上。在一本小册子里,红军长征过祥云的线路蜿蜒伸展。册子中还有我目睹过的钟鼓楼,也有我将去的插朗哨。

米甸镇是我此行的重点。1936年4月20日,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率领下,从大姚县进入米甸。到了米甸,我发现若没有当地人引路,寻觅红军长征在这里的线路与遗址并不容易,一



插朗哨今貌

时无法厘清先到哪里再到哪里。时间已是中午,我径自来到镇政府。大院子里空无一人,所幸一位姑娘还在一间办公室里忙碌着。我轻轻叩了一下门,小姑娘抬起头,看见我站在门外,赶紧说:“进来进来。”我还在为鞋上裹挟的红泥巴左右为难,小姑娘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示意我坐凳子。她举止端庄,笑容亲和。我迅速用左脚搓擦右脚,尽量将泥巴擱下,这才进屋,将我来镇上咨询的事讲明。

小姑娘带我来到一堵墙前,那上面是一张米甸镇的地图,一条红线飘落纸上。“你看到了吗?这就是红军长征过米甸的线路。”红线蜿蜒,像一根细细的血管。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征程,从插朗哨过黄草哨后进入米甸街。无须再多指引,它们都在这里。我激动地端详着,仿佛红线的尽头会有我想挖掘的精神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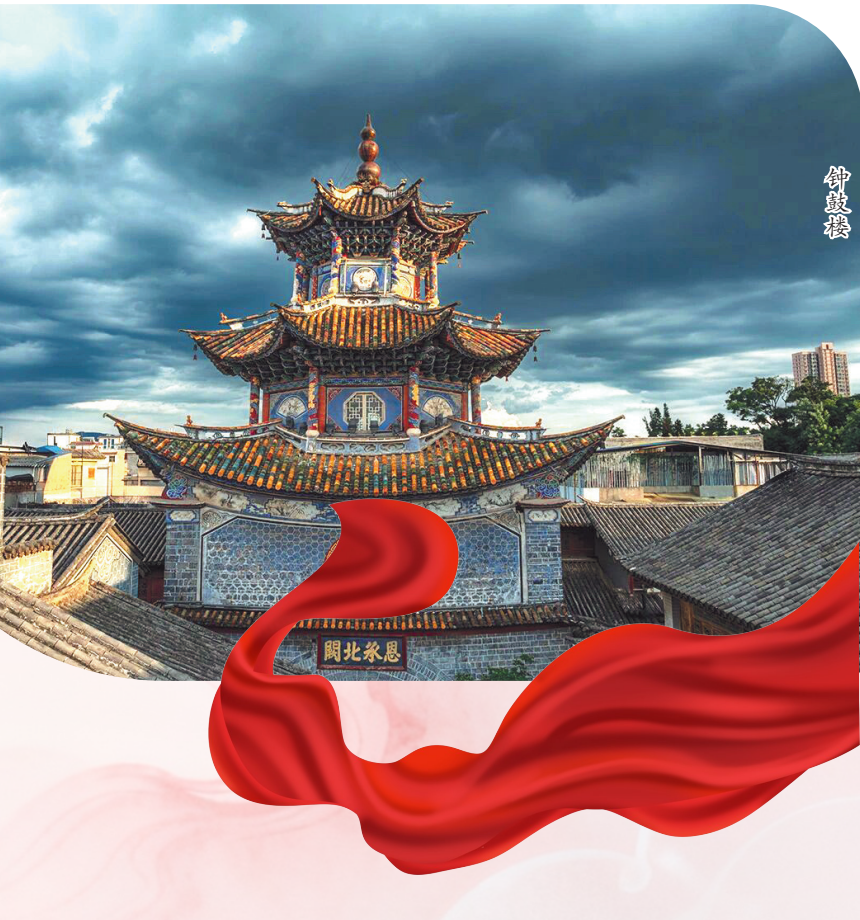
三

插朗哨离米甸镇政府26公里,那里的红军纪念碑,专门为一位小红军而立。就在红军进入米甸不久,一位寻甸籍小红军因病掉队,不幸遇上了当地的两位恶霸,后惨遭杀害。1949年10月,

中共滇西工委祥云分委及其领导的滇西人民自卫团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时,获知这件事。核实案情后将两名恶棍缉拿归案,并妥善安葬了红军战士的遗骸。2013年相关部门对烈士墓重新修缮,供后人缅怀祭奠,后成为祥云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看样子,每个特定节日都有人前来献花祭拜。坟茔有些矮小,侧柏的浓荫笼罩着,整块墓地倒也清凉。未置一言,我的眼里就已酸楚万分。眼前仿佛出现那位身体羸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小红军。我默立在那里。我知道青山垂过泪,每一条沟壑都是伤心的痕迹。从此,这个孩子的名字镶嵌在米甸的山水之中。那小小的台阶,供春夏秋冬堆叠,也供人脱帽敬礼。眼前是一条并不宽展的小河。岸上是盛果期的橙子,果疏气味醇厚。季节里的雨水与阳光交错酝酿,让米甸山川绿意绵延不断。碑的正前方那条红军长征线路,渐渐在我的心头清晰起来。

在我祭奠烈士时,一旁有一位佝偻着腰的老人静静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当他的喘息渐渐平缓,这才为我打起了招呼。老人家住当地,今年已经79岁了,他的父亲就是当年长征中掉队的一位红军战士。所幸他的父亲被好心人家



钟鼓楼

收留,才有了一个家庭的血脉传承。父亲生前常来悼念小红军,后来病重走不动后,他给儿子交代过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只要活着,每年清明节都要给这位小红军上坟。老人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这一坚持就是一生。老人的孩子如今外出打工,他最大的愿望是儿子回乡接过他的犁和耙,顺便也可以接下他对小红军一年几度的祭拜。

风吹过来,弥漫着一种青草的气息,知了此起彼伏、声嘶力竭地咏唱着。许多英雄在无名的碑体里活着,被无数人铭记着。

四

在从插朗哨到黄草哨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位正在玉米地里锄草的老大爷。我与他聊起了长征,想不到老大爷对红军过祥云,尤其是过黄草哨这一段历史了如指掌。

老大爷的家就在我即将要去的黄草哨。他说,他的父亲曾经给红军做过向导。经过两天的了解,从自己的耳闻目睹里,他的父亲心里有数,红军真的与其他路过的军队不一样。后来,他的父亲还做过给红军割草喂马带路的事。

事实上,在红军未到黄草哨前,确实有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听信反动宣传,到深山躲藏起来。然而,凡是红军住过的人家,不仅东西没有丢失,就连烧了点柴火,红军也要留下银圆和字条。

农民自开福回忆,在他家住宿的红军战士,吃了他家的半罐腌菜,走时留下了两块银圆,并写下这样一句话:“老板,烧了你家的一点柴,吃了一点点菜,留点小菜钱。”农民罗永吉上山躲藏后,一直担心他养了两年、准备用来度荒的大胖猪。红军走后,回家一看,大胖猪不仅安然无恙,还被喂得饱饱的。

黄草哨,这是一个离县城53公里的小村子,曾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红六军团当年播下火种的地方。今天,这个坐落在大山深处的村子已焕然一新。新修的水泥公路蜿蜒盘旋到村民家门口,格桑花绽放一路。太阳能路灯沿路而立,一排排橘黄色的传统彝族民居在青山的环绕下格外醒目。

离开米甸镇前,我与当地的一位诗人小聚,得到了他编辑的一部厚重的《米甸镇志》。这是我此行的另一重要收获。因为《米甸镇志》里既有红军过米甸的线路与时间节点,还有小红军战士面对危险神态凛然不可犯的翔实记录。

文字像石块一样,立起了精神意义的纪念,是米甸人对红军长征最好的怀念与铭记。镇志硬壳封面的靛蓝色早已褪成浅灰,翻开时纸页发出细碎的“沙沙”轻响,像山风擦过老松的枝丫。那些沉睡在滇西群山褶皱里的红军长征故事,顺着泛黄的油墨字,一点点漫到我眼前。

那些痛,那些爱,不敢忘

——写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

□韩青辰



初识公安英烈

今夏,中国首批缉毒警察退休。看到微信推送时,我再次想起了三十年前看过的缉毒专题片《中华之剑》。

时任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公安局军弄派出所所长张从顺,在参与侦办一起跨国贩毒案时,不幸遭遇亡命之徒的暴力反抗,壮烈牺牲,年仅45岁。案发于1994年8月31日深夜,第二天是9月1日开学日。张从顺的三个儿子一早便去上学。他们坐在教室里,怀抱新发的课本,踌躇满志,陶醉在新学期的梦想中。当警察的丈夫通宵加班是常事。妻子彭太珍一早把儿子们送去学校,转身下地劳作。因为通信落后,直到当天下午,他们才接到噩耗。她手脚沾满泥巴,皱着汗津津的脸,不相信般地说:“昨天他出门还让我去买面,说好晚上回来一家人包饺子……”

那时,大儿子张子成15岁。他在铁桶样的沉默中,只觉得漫山遍野都是父亲高大的身影。二儿子张子兵13岁,刚进初中,坚毅少年心痛得浑身打战,也绝不哭出声。小儿子张子权10岁,圆圆的脸蛋,像父亲一样黑亮的双目。他抱着父亲的遗像大哭不止。镜头里,他不停地拿衣袖擦泪,抽噎着说:“一看见我爹多的照片,我就想哭。”

痛失父爱的他们艰苦奋斗,十年后相继穿上警服,赓续父亲的使命。小儿子张子权缉毒勇敢,战功赫赫,不幸的是,在父亲倒下后的9602天,他也牺牲在了出差办案途中。张子权5岁的女儿哭着要爸爸,每天给爸爸的手机发语音,问爸爸为什么出差这么久不回家。两代四警,一门双烈,云南省委宣传部追授他们父子为“云岭楷模”。

《中华之剑》里另一位英烈是时任镇康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副大队长王世洲。他牺牲时年仅41周岁。在这起跨国缉毒案中,警方缴获毒品19.33千克。毒贩一名被当场击毙,一名被捕。王世洲与张从顺一同被授予革命烈士、二级英模。王世洲的一双儿女长大后也相继从警。

1994年,我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的我尚不知一年后即将从警,从警后将一路心心念念记挂这群英雄。

耳光、银圆及其他

长篇小说《勇往直前》的主题是英烈后代的成长与重启警号。前期一年多,我在江苏警官学院和徐州、扬州、南京等地采访。在后期写作阶段,我反复看三本厚厚的采访手稿,搜集各地的英烈消息,那时看得最多的仍是《中华之剑》。

难忘张从顺的妻子。她像庄稼一样安静质朴,赤脚走来,见到血肉模糊的丈夫时,上前一把握住他冰凉的双手,握到胸口紧紧不放。这使我想起来访淮安巡特警支队英烈王涛的妻子叶鸣的时候。她是扬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辅警。沉静内敛的她,讲述那段往事时细腻从容。只是在说到殡仪馆催她在火化单上签字的时候,她泪如雨下。我能体会她五内俱焚的痛楚。她说:“我舍不得呀,我是不愿签这个字,我真的拿不起笔……”

《中华之剑》里,另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王世洲87岁的老母亲挣扎着来到葬礼。一身蓝布褂,戴着蓝布帽,老人颤巍巍弱不禁风,像个纸片人。她却使出了犟牛般的力气,谁都拦不住。她趴在棺材口,俯身看儿子,苍老的双目干涸,颤抖的嘴角流出涎水,她拿绢帕不住地擦。忽然她凑近儿子的脸,打上一耳光。众人纷纷拉劝,她欲哭无泪,从怀里掏出珍藏一生的旧银圆,仔细塞进儿子怀中,祝福儿子来世享富贵平安。

当年少不更事的我,无法理解那一记耳光,只当是乡规民俗。涉世深了之后,逐渐明白其中饱含多少的爱、不舍与绝望。我记得那句画外音是:“说好了将我养老送终,为何你年纪轻轻走到我前头?”20世纪90年代初,在云南边境穷苦乡村,培养一个当警察的儿子多么不易。张从顺和王世洲都是贫苦之家的顶梁柱,这一走,两家天都塌了。英烈老母亲的那一巴掌,多年来痛在我心上。这是我穿上警服之初,受到的最深刻的英雄主义教育。在我的认知里,我一直觉得对公安英烈的书写,远远跟不上他们前赴后继的战斗与奉献。

赴汤蹈火

我认为,写英烈不能舒舒服服地坐着,得起

立,得奋力奔跑,使出扛鼎与洪荒之力,像在一线赴汤蹈火。所以我写一次力竭一次,写一次累倒一次。每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倾情与玩命,可是刚交稿,前方又传来战友牺牲的噩耗。

我不能忘记英烈王涛4岁的女儿好好。她粉妆玉琢,刚上幼儿园。在爸爸的葬礼上,她哭红了脸。可是天黑后,她照样给爸爸打电话,奶声奶气问:“爸爸,你在那里啊?我好想你哦。”

我不能忘记靖江市公安局英烈张金文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她趴在我的肩上号啕。金色麦浪沙沙作响,又是一个丰收季节,她的人生却跌入荒芜。我不能忘记张金文的儿子果果。10周岁的男孩走出爸爸的葬礼,马上蹦蹦跳跳地问妈妈:“以后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啊?”如今他警号重启,风雨兼程,走乡串户,像爸爸一样做人民公仆。

我不能忘记7岁的云帆。在爸爸史伟年由南京交警变成英烈后,他画天梯、画宇航员的梦,说要到天上找爸爸。

我不能忘记扬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合成侦查大队大队长汤俊峰。他多次立功受奖,缉拿亡命之徒都泰然自若,可一说起英烈父亲汤春苗,马上泣不成声。每晚7点钟,他都会给年近的奶奶打电话。

我不能忘记苏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公安分局督审大队副大队长李琦。当年他考警校中状元,骁勇善战,如今儿子都念初中了。可李琦说起爸爸的牺牲,马上变成伤心欲绝的小男孩。我感觉他这些年就没走出让他心痛的那场葬礼。

我不能忘记《勇往直前》的女主原型司承韵。从江苏警官学院毕业后,她警号重启,成为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新警。我钦佩她的坚毅,心疼她的静默。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向天上的父母证明自己,她要他们放心。面对命运,她不抱怨,只恨自己年纪小,来不及行孝。我不能忘记英烈子女夏令营里那一茬茬正在长大,因为不能忘记、不愿忘记,而奋力向英雄父母靠近的少年。

我不能忘记拉扯两个儿子长大的年轻母亲赵芳。她的微信名是“夜空中最亮的星”。爱人李斌生前系连云港市东海县公安局黄川派出所副所长,不幸因公牺牲时,她才32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3岁。在夏令营,两兄弟那么活泼可爱。他们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像爸爸一样当警察。他们一次次画爸爸、写爸爸,悄悄告诉我说最怕过父

亲节。

我不能忘记那对姐妹。妹妹是遗腹子,4岁起重病,好在能慢慢康复。铁打的母亲为之一次次累倒,可是累倒也得爬起来。

谁说英雄背后这些老老少少昂首奋斗的人不是英雄?他们和英烈墙上的英雄一样,为这个世界的安详美好奉献了一生,奉献了全部。

勇往直前

因为不能将他们忘记,所以我一写再写,从《因为爸爸》到《我叫乐豆》,从《中国少年》到《勇往直前》。但凡攒足了力气,就会忍不住再写写英烈。

在一场公安部组织的英烈遗孀见面会上,警嫂们痛痛快快集体哭出委屈悲伤。原来爱人牺牲之初,她们都曾一度自责自怨自艾,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才摊上这样的不幸。从不幸到光荣的心态转变,她们要走很长的路,有的甚至会挣扎一辈子。我希望这群扛着英烈灵柩和家国重任勉力前行的人,和英烈们一样,能更多地被看见,被照亮。

在《勇往直前》的扉页,我这样赠言小读者:亲爱的孩子啊,请你保持勇敢,请你上前、上前、再上前。记住:勇敢,就是在受苦和战斗中,永葆对生命的热爱!

多年的陪护,让我知道公安英烈既是扛起国家重责、人民重托的英雄,同时他们还要背负亏欠甚至伤害亲人之痛的负累。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来不及的都抛、亲吻、叮咛、嘱托,山重水长,此恨此爱,绵绵无绝期。

江苏公安英烈墙在2008年落成之初,墙上英烈名单仅有300多位。至2026年的烈士纪念日时,名单已增加到600多位。想想这世界矗立着多少战争纪念馆和英雄纪念碑啊。中华民族把烈士纪念日设立在9月30日,在国庆的前一天,就是要在举国欢庆之前,先放飞和平鸽,祭奠和告慰英烈。

我们总说要铭记英烈,其实就是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和平的珍贵,不能忘记战争与战斗的残酷,不能忘记太多的青春、太多的生命,为我们今生的岁月静好、和平安宁,含泪奉献过或是正在奉献着。让我们一起虔诚致敬与感恩英雄,以及与英雄并肩奔跑的沉默且勇敢的人们。